2016.0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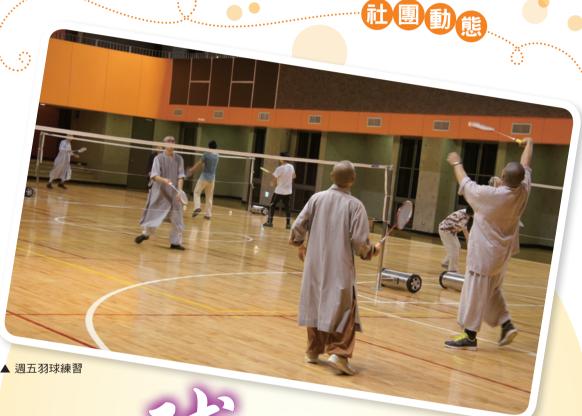
◎法鼓書畫社提供

鼓書畫社於3/19~3/20代 表本校學生社團到國立 雲林科技大學參與了「105年 全國大專院校學生社團評選暨 觀摩活動」。此次活動共有

151所大專院校所派出的278個 社團參與評選。與法鼓書畫社 齊同參與評選之同屬性大學校 院社團,即「學術性、學藝 性」社團,共有34個。其中有

7個社團獲得特優獎、9個社團 獲得優等獎及17個社團獲得甲 等獎。法鼓書畫社在此評選中 獲得了「甲等獎」。





04學年度法鼓文理學院迎 ▼ 來了許多「新」的開始, 首先有「法鼓文理學院」的啟 航,接著新校區的啟用,「大 願·校史館」的開幕等等,趁 著這一波「新」浪潮與新的設 施與環境,兩個嶄新社團也應 運而起,而法鼓球社即是其中 之一。

特別是揚生館的啟用,提 供了學生許多額外的球類運動 空間。除了本有的桌球外,目 前本校可進行的球類運動增添 了:羽球、籃球、壁球、網 球、和樂球等。為了充分利用 學校運動空間,與響應校長惠 敏法師身心健康五戒中「運 動」之提倡,法鼓球社即以承 辦球類性質活動為主旨而創 

動」,除了校長強調的「週 三三三」定期、定量的運動 外,正式、正確的運動也是重

點之一,因此這學期法鼓球社 除了舉辦週期性的:籃球、羽 球、桌球練習活動外,也有幸 邀請到個別的指導老師提供各 個球類的專業技術指導。而所 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本社這學期也通過各項 補助,重點整頓學校的羽、桌 球運動器材,以完善學校的球 類運動設施。

而在未來,本社希望能將 觸角持續地延伸到其他的球 類,並在推廣之餘建設基本的 設施,以期全校教職員生能在 不同的球類運動中,找到其相 應、歡喜的活「動」天地。由 於本社為學校唯一的運動性質 社團,在以球為媒介以外能讓 大家「動」起來的活動,也是 本社關心與涉足的範圍。因 身心健康五戒中之「運」此,除了延續上學期:週一籃 球;週三桌球;週五羽球,下 午五時三十分至七時的練習指 導;本社也規劃在未來舉辦一

項八里鐵馬一日遊活動,期望 通過此活動增進社員的交流與 體育運動的推廣,屆時希望能 獲得大家的支持。

同時,也誠望大家日後能多 關注與支持法鼓球社之活動, 與法鼓球社一同關心身心健 康!

◎釋妙潔 (佛教學系學士班)

**広左**著聖嚴師父「大願興 十方的護持, 法鼓文理學院邁 進了一個嶄新的里程碑。在校 園裡,學生們坐擁清幽的泉林 翠谷、置身樸雅的殿堂房舍、 安享私塾般的博雅教育,在此 教育與設備俱佳的環境中,集 聚了種種人文藝術的氛圍。 「悅音社」便在此有利條件 下,承載著師長、同學的期盼 與支持中誕生了。

悦音社是由一群對佛樂、音 樂富有熱忱的同學共同創立, 宗旨在於將活潑輕快的樂曲, 注入佛法之清流,以創新的演 奏方式,重新詮釋傳統佛曲, 並搭配耳熟能詳之民謠,使佛 曲在莊嚴中亦不失其趣味性。 並期望組團演出創作

時,師生互相交流,激盪出不 同的靈感,演譯出獨具該樂團 特色之曲風,給予聽眾一新耳 目之體驗。

在考量各種樂器之難易度及 其適用性後,我們選擇了初學 者能輕鬆上手的「烏克麗麗」 做為起音,並聘請專業老師隔 週指導,其中課程包含:基本 樂理常識、基本彈唱技巧、基 礎和弦等。另外,本社下學期 即將迎來新的「爵士鼓」課 程,由本校莊國彬老師擔任指 導,提供一對一之個別教學。 此機會難逢,屆時歡迎同學踴 躍報名。

在繁忙的課業後,歡迎大 家推開音樂教室的門扉,串聯 起音符,織出莊嚴樂章,以佛 樂、音樂釋放沉積的壓力,轉 化為學習的能量,一同譜出課 後的多采時光。並期望從校園 出發,將此動人旋律散播到 仁愛之家等各個有緣角落, 以撫慰人心、利樂有情。

▲ 《楞嚴經》有云:「譬如琴瑟、箜篌、琵琶,雖有妙音, 若無妙指,終不能發,汝與眾生亦復如此。」

### 烏克麗麗社課

時間:隔週星期三

15:30~17:30

地點:揚生館4F 悅音音樂教室

### 爵士鼓社課

時間:彈性,採預約制

地點:揚生館4F

悅音音樂教室

2

## 校長<del>Tea</del> Time

# 博學雅健生活型態與健康老化

2016年1月15日,敝人應日本岐阜 聖德學園大學之邀,以「安寧療 護臨床宗教師之養成」為題目,為該 校師生演講。同時也親身體驗到日本 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率達到 25.1% 以上的「超高齡化社會」所引發的問 題,特別是失智老人數快速增多,長 期照顧的人力不足。統計也顯示,台 灣生命曲線延伸,但失智、失能成為 隱憂,我們應該提早預防。

最近,台灣舉辦「後青春安老學論壇」,與會的國內外專家都呼籲: 健康的生活型態與健康老化關係密切。世衛組織2015年健康白皮書主要 作者、歐盟老年醫學會前理事長米契 爾,曾針對瑞典生活型態研究,將民 眾分為高風險生活型態與低風險生活 型態,前者有喝酒、抽菸、肥胖的問 題,後者則運動、維持飲食品質、 無肥胖、酗酒等習慣,壽命較長。 日本老年醫學會前理事 長大內尉義甚至認為 失智症是一種生活習 慣病,他說,老年失 智的風險因子,包 括老化、家庭遺 傳或生活型態 等,有的無法 避免,但調整 飲食、多運

動、戒菸、限酒等,就能降低失智 發生率。

這也是敝人近年來一直提倡: 「身心健康五戒:微笑、刷牙、運動、吃對、睡好」以及「終身學

> 習五戒:閱讀、記錄、研究、發表、實行」,讓我們一起培養「博學多聞、 雅健生活」之生活型態, 趁早因應高齡化社會。

命教育學程專

座

(禪文化研修中

# 六 祖 壇 經 的 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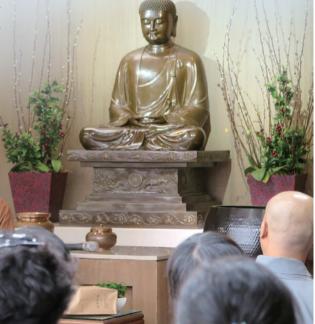
一字 晚時分,踏進安和分院,只見一張張殷切的臉孔等著排隊入場,準備聆聽繼程法師「六祖壇經」講座。來自馬來西亞的繼程法師是聖嚴師父第一位公開傳法的法子,曾閉關三年研讀天台,是位解行俱優的指導禪師,法師在台灣一年一度的演講,吸引了超過七百位聽眾親臨安和分院,較晚報到的菩薩就只能看視訊了。 繼程法師提及在波蘭與在山上帶禪二十一

繼程法師提及在波蘭與在山上帶禪二十一的因緣,因時間充裕皆講「六祖壇經」,而這次二小時的「六祖壇經」講座,是法師對「壇經」的心要開示吧!法師說六祖講的「自性」指的是每一個眾生自己的本性,並特別釐清中觀的「自性」與禪宗所說的「自性」意涵不同,中觀的「自性」指的是「自性見」,即「我見」,是需放捨的;六祖所講的「自性」,則是指每一個眾生自己的本性,而這本然性的佛性是普遍的,但在事相上需回到個人的修行。繼程法師接著以水為例,說明水的本然性是清淨的,即便有雜質,將雜質沉澱了,水的清淨本性就現前

了;而清淨是因「自性空」,自性不是一個 「有」的東西;「空」所以能無染,無染故 清淨,如能放捨諸相,則心的本然清淨功能 便能開顯,默照禪法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方 法,讓我們心的本然性功能自然呈顯。

繼程法師的講演,一派的行雲流水,沒有 照本宣科的「壇經」逐字講解,而是透過禪 心體驗的自然流露,如甘露法雨般,點滴入 心頭。禪師的開示,往往是心法的流露,體 驗過後,日常事物順手拈來皆是禪意,因自 性空,而能無染,「心沒有執染,所見到的 一切境都是清淨的」。悟者的心中,雖知差 別相,但心沒有雜染,所以於一切境皆能不 執不取,從一花一葉中,知見如來與眾生。

聽完「六祖壇經」開示,彷彿一場甘露法 雨的澆灌,為時兩個鐘頭的講演,就在晚上 九點告一段落,結束後的簽書會,是接續的 人與書的精采會面了。



## 交換學生心得

# 行腳雲水參學

▼ 元月八日,繼程法師

受本校邀請,於臺北

安和分院開示。透過

禪心體驗而自然流露

的法雨澆灌,現場聽

眾無不專心聆聽

◎釋心平 (佛教學系碩士班)

學心平,來自於禪宗的故里——湖北。隨因緣之變化,伴隨了十六個春秋的出家生活,曾有幸親近過諸位大德,親炙海音法師、慧通法師、靈意法師、一誠法師、傳印法師、聖輝法師、正慈法師、依正法師、白瑪旺嘉法王等多位大德。從他們的身上,我受益良多,感受了佛法的精神與精進的楷模。這也一直激勵著我自己的修行,以大德為榜樣,以佛法為舟航,不斷學習,

不斷進步。吾生有涯而道無涯,親近大德讓我有了精進 求學之心。

法鼓山感召力和影響力自不用多言;它完備的硬體設備、優美的自然環境和佛教文化傳承體系令人讚歎。而法鼓山的開創者聖嚴法師也是我所仰慕的高僧,這一位風雪中的行腳僧荷擔禪宗兩家法脈,並將其發揚光大,在海內外享有盛名。聖嚴法師傳承了曹洞宗和臨濟宗的傳統,同時又參考日本、韓國、越南的禪法,乃至於西藏的次第修法、南傳內觀法門,重新整理漢傳佛教的傳統禪法,新立法鼓宗。這份氣魄和智慧是少有人能及的,也讓我心生學習的願望。

「見緣起即見法,見法即見佛」,只有更深入地學習 禪法,才能更深刻地洞見自我。這既是末學出家修行的 初心所在,亦是法鼓山對於末學最相應的魅力所在。

### 元月至三月校園紀事

1 社區再造學程專題演講: 13 災後心理與心靈重建

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暨研究所吳英璋名 譽教授演講,介紹常見的創傷後壓力反應 與因應方式,學習如何提供適當訊息以協 助倖存者及其家庭;配合不同年齡倖存者 的身心發展狀況,來探討心靈與宗教上的 顧慮、參與宗教活動的助益等議題。

3 佛教學系專題演講: 永明延壽《宗鏡錄》與中國佛教

主講者為柳幹康博士,現為日本學術振興會海外特別研究員兼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訪問學人。主要研究中國佛教思想史,本次發表乃根據其著作《永明延寿と『宗鏡録』の研究:一心による中国仏教の再編》改寫而成。

被封為「新宅男女神」的楊又穎小姐去年4月22日輕生,結束24歲短暫的青春生命,引發社會不少有關「網路霸凌」議題的討論。網路世界訊息傳播太迅速,也太方便。於是,我們不經意地傷害,被傷害。本校鄭曉楓老師具豐富心理諮商輔導經驗,特地為大家講解網路霸凌的防治策略和方法。在真實、擬真的人際互動中,尋找我們心裡最重要的價值——同理心,學習讓語言真正成為力量,傳遞善美。

3 社區在造學程 23 舉辦人體研究倫理講習班

> 社區在造學程舉辦之「人體研究倫理 講習班」,為未來有意願主持或執行人體 試驗計畫者、有興趣瞭解及參與人體試驗 計畫者提供資源與管道。全程參加活動並 完成考試評估者核發課程「訓練證明」6 小時,認證考試及格者核發「訓練證明」 8小時,可作為未來執行臨床試驗資格之 認定。

3 禪文化研修中心講座: 24 缽音洄瀾一照見內在的聲音

演講者果元法師現為法鼓山禪堂堂主,此次演講分享了聲音可以是入道的下手處,藉由缽音與大家分享聲音的修行法門與觀音菩薩耳根圓通法門,並以缽音讓大家感受耳根與音聲的交融。因缽的頻率低沉,可幫助放鬆與安定,現場聽眾皆沉浸在缽音迴盪與起滅裡,體驗音聲本身是因緣和合,本質是空的道理。



人文社會學群介紹與展望

# 文社會學群的啟航

◎陳伯璋(人文社會學群學群長)

→校於2014年更名為「法 →鼓文理學院」,2015 年人文社會學群正式招生, 由「生命教育」、「社區再 造」、「社會企業與創新」、 「環境與發展」四個碩士學位 學程所組成,為因應世界各國 高等教育發展趨勢,以及跳脫 傳統大學教育以單一知識體系 設立之系統,本學群乃採取跨 領域學程概念成立「碩士學位 學程」,同時回應大學教育偏 向「研究導向」的學術人才培 育,因此強調「公益性、公共 性」而帶有「社會實踐關懷」 的「學」「用」合一,並以 「博學雅健」的生活實踐,實 現「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 淨土」的理想。人文社會學群 中,「生命教育學程」從東西 文化與佛教思想之對話出發, 關注於體悟生活智慧, 創發生 命價值;「社區再造學程」以 生活共同體為起點,聚焦在探 索發掘社區生命力,創造社區 新視界;「社會企業與創新學 程」以公民社會發展為經,企 業管理技術為緯,著重透過前 瞻的跨領域整合與完整的實務 訓練,培育推動社會企業與創 新的人才;「環境與發展學 程」以永續發展為核心,強調 全球脈絡及本土關懷,反思人 地關係,養成具備整全視野和

學群成立雖不到二年,但 其以「心靈環保」教育核心, 園區風景優美、靈氣聚造,已 成為最佳「境教化育」之地,

實踐力的人才。

教師們則為學界一時之選,學 驗俱優,因此人文社會學群已 在大學校院中成為新的「亮 點」,茲就其特色以及未來發 展願景簡述如下:

### 1. 建設為「善良動能、公益導 向、社會貢獻」之「人間淨

學群設立即以「善良動能、 公益導向、社會貢獻」之「學 用合一」為重點,四個學程不 僅是知識層級的邏輯結構(生 命-社區-社企-環境),也 是「生命」→「生活」→「生 產」→「生態」的「四生」人 文計會價值的展現。

### 2. 深化並擴展「心靈環保」為 核心價值的跨領域課程發展

本校系所課程結構以「心靈 環保」為基底,層層外推之波 形圓周式規劃,反映當前社會 需求與學術發展趨勢。四個學 程更以跨領域的課程規劃,對 於學生專業能力之養成與教學 規劃上,採取具有彈性整合優 勢的學程化設計,迥異於其他 大學之科系設計。例如,全校 共同必修之「心靈環保講座」 是領域整合之主要途徑,講座 主題廣及人文、科技、經濟、 環保、教育、宗教等各類重要 議題,透過多元的課程內容, 讓學生能夠接觸其他不同領域 的觀點,擴大視野,建立關懷 世界的人文胸襟。此外,本校 人社學群為鼓勵研究生跨領域 學習,提供6學分跨領域選修 之彈性。

### 3. 提升「博學雅健」、「境教 化育」、「環境學習園區」 的「潛在教育」功能

本校以「博雅教育」 (Liberal Arts Education) 為辦 學方針,強調「博學多聞」、 「雅建生活」。提供「全住 宿、小班制」之書苑生活環 境,整體空間呈現出一種融入 自然的典雅優靜樣貌,以大自 然為視覺主角,學生得以在山 光雲影中體會「無相」的友善 校園,本學群建築係由國內名 建築師姚仁喜所設計之得獎佳 作。此種以山林為教室的外在 環境,有助於身處其間者對內 反省自身、對外省思現代生 活的途徑,以自然為師,發揮 「潛在教育」的功能。

### 4. 轉「識」成「智」的「心」 科學研發

近年來「腦」科學的研究, 已逐漸證實「心」科學存在的 意義與價值。它不再是「物」 知識系統的獨霸,而是指向 「心」的可能關係,它打破了 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藩籬, 而是一種圓融「智慧」的存 在。本校在佛教研究的基礎 上,不僅擴展了「四生」知識 的系統,更建構了「心」科學 研究的平台。四個學程在跨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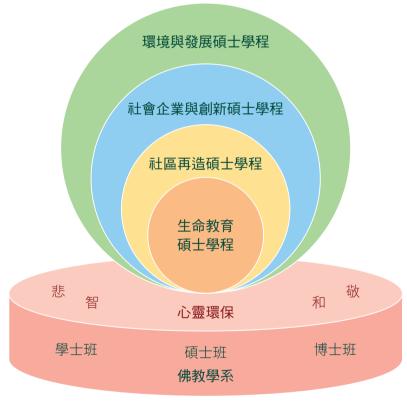
域的合作與佛學智慧的滋潤, 當可開闢出「心」科學發展的 無限可能,這在學術的研究上 肯定可為人類未來的發展,做 出更積極且重大的貢獻。

### 5. 構 建 「 共 生 智 慧 」 (symbiosophy)的生活 圈——金山生態造鎮的開展

人文社會學群,擬出「心靈 環保・金山有情」的「金山生 態村造鎮」中長期計畫。此計 畫是強調大學能與地方發展相 結合,積極對地方(區)作出 貢獻,與「地方共存共榮」, 是一種向「地方學習」的態 度,此由「在地性」所發展出 的「共生智慧」,係以生態永 續發展為基調,在地切入,爾 後再逐漸擴大至其他區域,此 計畫本身不僅具有跨領域的作 用,其綜效(synergy)亦提供 學術上突破的可能性,倘能建 構臺灣本土版的生態村模型, 更能對地方有所裨益,而學生 於此間所能獲得的學習也將甚 豐,並將此成果擴大至更大區 域及世界。

以上是人文社會學群,在本 校「提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 淨土」的發展願景及核心價值 導引之下,力求「善良功能」 之光源普照,一方面為「心」 科學的學術研發導出新的可能 與希望,同時為「公益性」的 社會關懷實踐做出貢獻,此一 志業尚祈各方發願共同努力完 成。

### 人文社會學群



▲ 以「心靈環保」為基底之波形圓周式課程結構

◎釋洞崧 (佛教學系碩士班)

## 《法華經成立的新解釋——從佛傳解讀法華經》介紹

▲書《法華經成立的新解釋── 從佛傳解讀法華經》譯自日文 原書《法華経成立の新解釈-仏伝と して法華経を読み解く一》。原作者 是日本京都文教大學校長平岡聰博 十,中文譯本由本校校長惠敏法師 及其本校同學洞崧法師合作翻譯。 原書曾在2013年從立正大學的《法華 經》文化研究所獲頒「坂本日深學術

獎」,在日本深具好評。

在中國,《法華經》可說是十分普 及。而以《法華經》為「純圓獨妙」 的天台宗, 更是以此經為其宗依。古 來有以「迹門、本門」的架構,或是 「序分、正宗分、流通分」的三分科 來窺視《法華經》。然,正如作者在 序論提到:本書所展開的論點,是徹 底地從「佛傳」與「印度佛教故事」

的相對性觀點來進行對於《法華經》 的「解釋」。

本書共分為五章:(1)序論、 (2) 佛傳之考察、(3) 作為佛傳之 法華經、(4)插話之考察、(5)圍 繞法華經成立之諸問題。從嚴謹的學 術考證中,作者以佛傳的觀點來解讀 法華經,並賦予法華經成立的新解 釋。儘管如此,有別於一般艱澀的學

術作品,本書具 有文學小說的特 質。因此,讀者

還可於閱讀中盡情享受佛傳與《法華 經》所引用的精彩故事。

最後,讀者還可配合惠敏校長於 法鼓講堂所開講的「佛傳與《法華 經》」(https://goo.gl/Mr2qrf)一起 研讀,或許能更加掌握本書旨趣。



# Entering a New World

By bhikṣu Juezhuang (釋覺莊)

Joined the graduate program at the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DILA) in September 2015. Previously I have studied at the



▲ Bhikshu Juezhuang, first-year student of the Buddhist Studies Master's Program.

Fuyan Buddhist Institute (in Xinzhu, Taiwan) from 2011 to 2014. DILA (then known as DDBC) was one of the options I had initially considered before enrolling in the program at Fuyan, but at that time I was still a layperson; experiencing and learning about the monastic life was then my highest priority when considering my options. Upon graduating from Fuyan, I was looking for a different type of learning environment, which led me to choose DILA without hesitation. Having now studied at DILA for a semester, I would say that the curriculum, the

methodology and the materials used in class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what I had experienced previously. It made me feel like I had entered into a whole new world of Buddhist

Generally, the Fuyan curriculum focuses on in-depth studies of particular scriptures or works by Ven. Yinshun, and the students usually spend a full year on each given subject. The use of "ke-pan"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thod for analyzing the structure and content of Buddhist texts) is a central methodological tool in this more

traditional learning environment. By contrast, in DILA we need to study a multitude of different text for any given subject and we rely heavily on English scholarship. Moreover, a variety of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and teaching methods are used by different lecturers. Generally speaking, one may regard Fuyan and DILA's two models as placing greater emphasis on depth and breadth respectively.

The wider range of topics covered at DILA (including Indian, Chinese, Tibetan Buddhism, as well as canonical languages such as

Sanskrit) broadened my horizons. Furthermore, I also found my exposure to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s and the classroom discussions to be very stimulating, and although one is bound to struggle with certain new perspectives, these experiences help developing one's ability for critical thinking.

So far the first semester has been quite challenging, and I think I still have a long way to go before I have the adequate baggage for serious research. In any case, I believe my study here will prove to be a memorable and fruitful journey.

## Meeting DILA Faculty & Staff (III)

Bhikkhunī Dhammadinnā interviews Chih-lung Hsiao

With this issue we continue our series of interviews with faculty and staff at DILA. This time we feature our Hsiao Zhilong (蕭智隆), aka Jigme-lags. Born in Taiwan in 1976, Zhilong is a research assistant for the project of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Tibetan Tripiṭaka based at our Institute.

what brought you to Buddhist studies? If you turned to Buddhist studies with an initial interest in the Dharma, what brought you to Dharma in the first place?

I was already a Buddhist when I entered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Religious Studies of Nanhua University. My family members recognized that my interest in Tibetan Buddhism was very strong so they encouraged me to deepen my study of the religion to which I was whole heartedly committed. Without knowing what Buddhist research or methodology was, I started to prepare for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 simply motivated by the possibility of studying Tibetan Buddhism in greater depth. Although I knew nothing about Buddhist philosophy, the 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 or Chinese Buddhist history which were all part of the exam, the initial frustration only served to strengthen my resolve. Because my mother's aunt is a nun, when I was still a little boy, my family would visit the monastery where my mother's aunt resided. And this was the beginning of my interest for Buddhism. Two experiences in elementary school lead to my interest for Tibetan Buddhism. There was one time when I saw the Tibetan statues of the Buddha and Buddhist ritual implements in an exhibition on Tibetan Buddhism. I felt they were so beautiful. Even the horn made out of bone didn't scare me, rather, it aroused my respect. The other experience was when I saw a Lama in a movie who defeated a monster with incantations and a certain mudra which was unknown to me at that time. I found the character of the Lama to be very majestic. It was only when the advisor for the student's club in university introduced me to a Tibetan Rinpoche that I truly stepped on the path of learning about Tibetan Buddhism. The Rinpoche's kindness, cheerfulness and confidence really inspired me.

When did you join DILA staff? Why did you choose to seek a position at DILA?



▲ Tibetan language tutorial

In 2014, I started my job as a research assistant for the project o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Tibetan Tripitaka. Before this job, I worked in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company. Although I had a master's degree, it was so difficult to find a job related to my field of study (Tibetan Buddhism) that I looked for a job with my high school diploma. I worked full time but continued to work on improving my Tibetan. Sometimes during the weekend, I would help an elder monk from Bhutan with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 was very tired after working at the factory, but I found confidence and happiness in learning and applying the Tibetan language. As soon as my friends informed me the job opportunity at DDBC via Facebook, I sent my resume. After taking a written examination and being interviewed by the faculty, I was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work in the field which I had longed for. I am so grateful for being able to work here.

How is your academic interest and training in Buddhist studies related to your study and practice to Dharma? Have you experienced any conflicts, tensions, contradictions or perhaps challenges in yourself regarding this?

As I mentioned earlier, while preparing for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 I felt very frustrated because, in spite of having been a Buddhist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I found I didn't know much about the religion I admired so much. I could not explain what were the five skandhas or thirty-seven factors of awakening clearly. Before studying for the test, all my knowledge about Buddhism had come from the dharma talks given by various monks and nuns. My first class in graduate school as a student was called Language of Chinese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the professor asked students to read Karashima Sensei's paper. In the paper, Karashima Sensei wrote: "Don't think that you are able to understand Chinese Buddhist scriptures simply because you can read Chinese."Karashima Sensei's advice really crushed my remaining illusions-I thought I could at least understand Chinese Buddhism.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Buddhist environment, I used to think it is a waste of time to do Buddhist studies: Buddhist studies couldn't lead us to liberation, but practicing Buddhism could. After reading many academic papers, I thought: "Although many of the scholars are not Buddhists, without some kind of strong faith, how could they endure the hardship and swallow those dry languages of Buddhist scriptures, such as Sanskrit, Pali, Tibetan etc. Then, how could we so called followers of the Buddha not cultivate our ability to understand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criticize the scholars for not being able to reach liberation!"

The most common conflict between faith and Buddhist studies occurs when academic findings do not agree with some item of faith. For example, when we learn that some discourses were not spoken by the Buddha himself, or that certain sutras were composed in China, how should we regard them? In my case, I will take all the historical factors into account, reflect on the problems which the sutra tries to resolve, and scrutinize the ideas the sutra promotes to see if they agree with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Buddhism. Through this kind of investigation, I am still able to sustain respect for the sutra while not abandoning rational thought because of faith, or lose faith because of rationality. Furthermore, applying meditation in daily life brings us tranquility and wisdom. These palpable fruits of the path are also a key to keeping our faith in Dharma strong.

## What would be your advice to prospective students at DILA? What to expect and not to expect from DILA?

Because of the limited scope of my research, I can only share my personal experiences. Many students are afraid of learning the so called Buddhist languages of Sanskrit, Pali and Tibetan. If at all possible, you may try and use the languages in your daily practice. The prayers I recite in the morning and evening services are all in the Tibetan language. Gradually I have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pronunciation and phonetic transcription. I made mistakes at the beginning, but those were eventually corrected thanks to the guidance of the teachers. When I was able to recite Tibetan scriptures fluently, my confidence and interest grew naturally and I was willing to push myself harder.

In addition to the department of Buddhist studies, DILA now offers many courses which teach the students how to engage in society, and this really opens up new horizons for the students. DILA is a great institution for both the students and the staff to learn. Let us cherish the incredible causes and conditions which have made all this possible.